
明史

明史卷二百八十八　　列傳一百三十九

李時　翟鑾　夏言
顧鼎臣　呂本　袁煒

李時字宗易任丘人父棨進士萊州知府時舉弘治十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正德中歷侍讀右諭德世宗嗣位爲講官尋還侍讀學士嘉靖三年擢禮部右侍郎明年春上言頃者仁壽宮災詔百官修省然中外臣工未有能奉德意者議禮幾於聚訟催科甚於繭絲權門多槐柳之行在位少羔羊之節世家鮮由禮寬獄多未申邪正雜糅名實罔核凡此皆足

丕灾致變而諸臣方且佞諛成風以言爲諱忠鯁之士有懷欲吐顧畏罪譴輙復中罷乞廣求直言用袪時弊章下所司七年以戶部左侍郎還改禮部明年春代方獻夫爲尚書當是時帝既定尊親禮慨然有狹小前人之志欲裁定舊章煥然成一朝制作而張璁夏言用事咸好更張於是議親耕親蠶議社稷配饗議分立四郊議文廟祀典議高禖祈穀議大禘議帝社帝稷議文華殿祀先聖紛紛制作咸自他人發端而時傅會成之或廷議不合率具兩端待帝自擇終未嘗顯爭以故帝愛其恭順優遇之時四方上嘉

瑞輒拜疏請賀帝謙讓時必再請由是益以時為小心愛我有意重用之嘗賜銀章一曰忠敏安慎俾審封言事久而失之時請罪帝再賜焉十年四夘成加太子太保六月雷震午門時率僚屬上言上天示灾及於象魏非可以虛文消弭必求政刑之失而立改之或任用非人而爵祿侈濫或賦斂不均而徵求太急或祭祀弗秩而鬼神不歆或賊盜弗詰而民心嗟怨或聽獄失明而刑獄冤抑或工作踰節而財力殫虐或激揚乖實而綱維不振或獻納有闕而下情莫通致灾之道良非一端幸陛下留意有詔嘉納閏月

彗星見東井時等請勅臣工同加修省凡利害所當興革命言官指實陳奏即辯論過激亦兾優容帝以建言乃科道耑責寢不行光祿寺厨役王福錦衣衛千戶陳昇請遷顯陵於天壽山時等力陳不可巡撫徐震奏於安陸建京師時等駁其非制遂議改州為承天府其秋桂萼卒命時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參機務時張孚敬已罷翟鑾獨相時後入以宮保反居鑾上兩人皆謙巽無所齟齬帝御無逸殿召時坐講無逸篇鑾講豳風七月詩武定侯郭勛及九卿翰林俱入侍講畢帝還御豳風亭賜宴自是數召見諮謀政

務一時稱盛事焉明年春孚敬還內閣事取獨裁時不敢有所評議未幾孚敬再罷而方獻夫已前入與時亦相得是時彗星復出帝召見時等諭以引咎修省之意從容語及之才時等退條上務安靜惜人才愼刑獄三事頗及大禮大獄廢斥諸臣帝優詔褒荅之然卒不能用也給事中魏良弼御史馮恩先後劾吏部尚書汪鋐觸帝怒時皆爲論救十二年孚敬復入鑾以憂去明年獻夫亦致仕時隨孚敬後拱手唯諾而已以故孚敬心安之十四年孚敬謝政其秋費鋐再入未幾卒時遂獨相先是孚敬等用事務芟除

異己朝端譁囂不寧時素寬平至是益鎮以安靜帝亦恒召對便殿接膝咨詢時雖無大匡弼而議論恒本忠厚由是上下皆以時爲賢十五年三月客星見天棓傍帝問所主事應對曰天道遠人道邇事應之說起於漢京房未必一一皆合惟在人君修德以弭之帝稱善亀蹕謁陵道沙河帝見居民蕭索愴然語時曰七陵在此宜加守護對曰昔丘濬曾建議京師當設四輔以臨清爲南昌平爲北薊州保定爲東西各屯兵一二萬今若於昌平增一總兵可南衛京師北護陵寢帝乃下廷臣勘議於沙河築鞏華城爲置

戌為時累加至少傅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而要言亦以少傅入輔言為人強愎時不與抗每事推讓之言亦安之數年間天下號為無事其得人心逾於前後數人帝待之不如孚敬言然少所責辱始終不替孚敬言亦不敢望也十七年卒官贈太傅諡文康

翟鑾字仲鳴其先諸城人曾祖為錦衣衛校尉因家京師至鑾始讀書舉弘治末年進士改庶吉士正德初授編修與修孝宗實録劉瑾改翰林於他曹以鑾為刑部主事既復官入教內書堂進侍讀嘉靖初充

經筵講官以善陳說爲世宗所知世宗欲考興獻帝鑾偕同官疏爭四年武宗實録成超擢翰林學士居四月拜禮部右侍郎鑾爲人和易好滑稽務自卑抑多交遊公卿閭家在輦下易通中貴人而中貴人之嘗出門下者又交口譽之六年春廷推閣臣帝意在張孚敬弗與也因命再推遂及鑾帝踰次用之揚一清以鑾望輕請用前所推者吳一鵬羅欽順帝不許命鑾以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入直文淵閣尋賜銀章一曰清謹學士當是時一清費宏謝遷以舊德輔政鑾不敢有所可否及孚敬桂萼入輔怙寵橫恣日與

一清爭權鑾益不敢與抗拱嘿自守而已孚敬蕚皆以所賜銀章寄封言事鑾獨無所言詰之則頓首謝曰陛下明聖臣將順不暇何獻替之有帝益愛之已而一清孚敬蕚並以人言罷相鑾顧得留獨秉政者兩月其後李時方獻夫入位皆居鑾上鑾亦遜而下之以故得久安其位時帝數召見大臣議政事一日召鑾及時等入見仁壽宮帝曰陝西大饑已遣侍郎葉相賑濟相今病宜屬何人鑾等請就用陝西巡撫劉天和或河南巡撫徐讃且曰陝西初災甚後聞亦頗有收帝曰小民阽危安可不救乃以命唐龍又常

召兩人至平臺問都察院擬籍谷大用貲產當予鑾等北人素爲中貴所恃時乃爲之辭曰此所擬與律文不合宜止籍其半鑾曰按律籍沒止三條謀反叛逆及奸黨耳若不合三尺法何以取信天下帝曰大用亂政先朝正奸黨也何遂失信天下鑾乃不敢言弟曰陛下即天也春生秋殺何所不可帝竟從重擬鑾富於記覽嘗以文章娛侍帝帝有作每令鑾酬和值元夕令節多令撰詩及致語或他有瑞應鑾亦必進表頌皆稱帝旨鑾素小心能持廉於六曹事無所干請視諸附勢恣橫者爲優先以預修明倫大典進

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已進武英殿十三年丁
生母憂服闋久之不召鑾謀之妻言願偶臣十八年
帝將南巡慮塞上有警議遣重臣巡視言等因薦鑾
充行邊使改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聽便宜從事諸
邊文武邊將吏咸受節制且賫帑金五十萬犒賜邊
軍鑾自宣府歷大同偏頭關渡河次延綏寧夏西抵
甘肅至嘉峪關還取道西安出潼關由山西以達保
定東抵永平慶山海關極於廣寧還歷薊門遍閱喜
峰燕河太平馬蘭諸塞往返三萬餘里所至宣帝德
散帑金諸軍以天子特遣大臣親犒無不感悅入京

召見命以原官入閣初鑾至大同與總督毛伯温議築五堡堡成加太子少保已又蔭錦衣世襲副千戶其過甘肅與總督劉天和議拓嘉峪關官一子中書舍人二品六年滿加太子太傅陜西大捷加少保二十一年夏言罷進少傅謹身殿大學士班閣臣首而嚴嵩以少保入輔專用柔媚得帝歡帝所以寵遇嵩者過鑾遠甚嵩日益驕惡鑾位其上漸不能容然鑾特以資地先嵩其權實出嵩下諸大臣事之亦不如嵩鑾畏嵩驚不敢較也御史趙大佑劾鑾私同年王尭封用爲南京兵部尚書又私兵部侍郎費寀謫禮

部俾掌翰林院寫罪吏部尚書許讃劾鑾私門生張
惟一欲用爲吏部主事因上其請屬私書帝皆不問
而嵩必欲去之會鑾子汝儉汝孝與其師崔奇勲所
親焦清同舉進士京師中口語籍籍嵩遂屬給事中
王交王堯日劾其有私弊帝怒下其章吏部都察院
鑾上疏辨多引西苑入直自解帝益怒曰鑾被劾待
勘敢先瀆擾耶曩與夏言乘轎禁苑朕止罪言猶不
知感顧以贊焚修爲詞朕不視朝亦不入閣欲並君
行事二子縱有才何至與其師並進所司其議罪以
聞卒勒鑾父子奇勲清及分考官編修彭鳳歐陽曎

爲民而下主考少詹事江汝璧及鄉試主考諭德秦
鳴夏贊善浦應麒詔獄並杖六十褫其官鑾衫輔政
有修潔聲中持服家居至困頓不能自給其用行邉
起也諸邉文武大吏俱橐鞬郊迎恒恐不得當鑾意
鑾愈益和衫不事威福諸大吏盛供張食飲笑語連
日夕衆犬喜過望餽遺不貲暨事竣歸裝千輛充斥
道路用以分遺貴近得再柄政聲譽頓衰又爲其子
所累訖不復振穆宗即位復官謚文懿
憂言字公謹貴溪人父畊進士臨清知州言舉正德
十二年進士授行人擢兵科給事中世宗嗣位疏言

太祖有訓朝堂决政衆論稱善即與施行大哉王言此子孫萬世所當守也洎及正德朝壅蔽已極今陛下維新庶政請每日視朝後御文華殿閣中外章疏召閣臣面决或事關大利害衆論不同則下廷臣集議不宜謀及褻近俓發中旨即聖意有所予奪亦必下之内閣議而後行其或寢罷亦祈明示外廷庶絶壅蔽矯詐之弊帝嘉納之奉詔偕御史鄭本公主事汪文盛覈親軍及京衛冗官黜汰三千二百人猶以弊端未盡條九事以上由是輦下肅清嘉靖初再偕御史樊繼祖等出按莊田戚里沈傳吳讓等所奪民

産悉還之民違疏劾中官趙霦建昌侯張延齡撓政又言祖宗以來後宮本無莊田天順間始立之順義其後漸增夫以宮壼之貴而與閭閻爭利非體也請以負郭大興縣莊田改為後宮親蚕廠公桑園其餘悉召民佃種諭課轉納各宮充供費近勳戚憑藉恩寵乞求無厭如慶陽伯夏臣諸家得地至一萬三千餘頃乞一切裁損河南山東民田奸人多投獻王府及勢豪致貧民失業宜遣官按行禁革自是皇莊悉賦貧民耕墾為永業矣日本貢使宋素卿至寧波肆殺掠所司劾報多遺詞言劾之乃遣給事中劉穆出

按永平知府郭九皐坐誣被逮言抗章論救莊奉夫
人弟邢福海肅奉夫人弟顧福傳旨授錦衣衛世千
戸言力爭不可諸疏率謬謬爲人傳誦累遷兵科都
給事中往勘青羊山平賊功罪論奏悉當副使牛鑾
獲賊中交通名籍命言按問言請毀之以安衆心初
孝宗朝令吏兵二部每季具兩京大臣及在外文武
方面官履歷進御正德後其制漸廢至是言請復故
帝並從之七年詔言吏科當是時帝銳意禮文之事
以天地合祀非禮欲分建二郊并日月而四大學士
張孚敬不敢決帝卜之太祖亦不吉議且寢矣言上

奏曰臣向請建親蚕廠公桑園而禮官未及行夫農桑王政本不可不自上先之請帝親耕南郊后親蚕北郊爲天下倡帝大喜示孚敬下禮部舉行又以南北郊說與分建二郊議合令孚敬諭意於言上疏請分祀言建白如帝指廷臣多言不可孚敬亦難之詹事霍韜詆之尤力帝大怒下韜於理降璽書奬言賜四品服俸又贊成二郊配饗議語詳禮志言自是大蒙帝眷郊壇工興即命言監之九年四月延綏饑言薦僉都御史李如圭爲巡撫吏部推代如圭者帝不用再推及言御史熊爵謂言資望淺雖贊成郊禮已

加品服不當再蒙襃顯啓獻諛干進之門曩張綵諂附逆璫遂由吏部郎擢僉都御史數月進尚書又數月寘極刑陛下不宜以綵待言言亦豈肯以綵自待疏入帝切責爵令言毋辨而言內不能平訐爵甚力且固辭新命帝乃止孚敬害言寵謂言本由已建四郊議今寵反歸言又爭祖宗分配議不合深憾之而言亦怨孚敬驟用彭澤爲太常卿不右已兩人遂有隙七月言疏劾孚敬及吏部尚書方獻夫謂獻夫引用憸邪壞亂成法如浙江叅政黄卿爲孚敬所惡輒調之陜而以溫州副使党以平代卿以溫州知府丁

瓚代以平卿無罪因大臣私怒而斥之以平瓚任淺因大臣鄉郡而擢之變置國家大吏如奕棋然既私其鄉人黃芳爲南太常又私其鄉人彭澤爲北太常澤之奸田舉朝共悉祗以政府私人遂踰等驟還因數其營私納賄事帝慰諭孚敬獻夫而令卿等還舊職孚敬不勝憤與獻夫皆疏辨求去帝方顧諸人厚爲兩解之而重違孚敬意命卿等如前諭用言既顯與孚敬獻夫謟澤爲難益以强直結帝知十月帝欲以所更郊禮輯爲成書擢言侍讀學士充纂修官直經筵日講仍兼吏科都給事中言又贊帝更定文廟

祀典及大禘禮帝益喜明年三月遂擢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掌院事直講如故言眉目踈朗美鬚髯音辭弘暢不操鄉音每進講帝必目屬有意大用之而孚敬忌之弥甚遂與彭澤搆薛侃獄下言法司顧帝甚眷言數日即釋而孚敬反罷政澤戍邊語具侃傳言用是益發舒八月以四郊工成進禮部左侍郎仍掌院事踰月代李時爲禮部尚書去諫官未浹歲遷拜六卿前此未有也閣臣李時翟鑾雖輔政眷注遠不及言帝每作詩必書以賜言皆酬和勒石以進帝益喜言聰敏便捷奏對應制倚待立辦又善窺意旨

爲容悅其年十一月帝於欽安殿建祈嗣大醮言奏
故事事凡春祈秋報諸齋醮俱禮官奉迎青詞監視壇
事今爲國祈嗣典更隆大請如故事遣官帝悅命言
充醮壇監禮使侍郎湛若水顧鼎臣充迎詞導引官
武定侯郭勛閣臣時鑾尚書汪鋐王憲日一人進香
行禮初終二日則帝親行十三年帝將建九廟而南
京太廟被災帝意不欲重建言因奏京師宗廟將復
古制而在南京者即遣回祿殆皇天聖祖啓佑默相
不可不靈承當是時衆方以廟災爲懼閣言奏咸訝
之而帝顧深喜由是九廟之議遂定命言同知建造

又数召見諮政事賜銀章一俾密封言事文曰學博才優先後賜繡蟒飛魚麒麟服玉帶兼金上尊珍饌時物無虛月諸尚書莫敢望也孚敬獻夫復相繼入輔知帝眷言厚亦不敢與較已而皆謝事向時議禮諸人獨霍韜在讐言不置十五年順天府尹劉淑相坐所親犯贓被鞫於東廠疑通判費完陷之完與言姻戚因謂完恃言勢害己訐言諸請屬事帝怒下淑相詔獄而淑相故與韜友善言亦疑韜主謀訐韜扈蹕謁陵遠游銀山寺爲大不敬韜訴是日免朝故臣與學士廖道南等偶一往遊大不敬爲人臣重罪奈

何欲以微故置臣於死曩費宏以贓汚累經論列言爲請謚一不叙及遂謚文憲律有增減緊關情節斬之文言得毋冐此且憲乃純皇帝廟號人臣安得用之道南疏辨亦力詆言帝爲奪俸而是時韜已由吏部侍郎擢南京禮部尚書與六科爭體統爲給事中李充濁所劾韜又疑承言風指訐充濁爲言私人復捃摭言他事入奏言辨韜昔妄議郊典臣嘗斥爲少正夘大同軍變韜陳火箭水攻之策遼東軍變韜又欲東調朝鮮西調朶顏兵臣並斥其謬以故恨臣刺骨因歷數其壞亂銓政諸事且言彭時宋濂皆謚文

憲初無迴避廟號之文詆韜不知故事帝方不直韜
而淑拒復從獄中上書摭言贓賄無慮數十事又歷
陳其情傲不敬狀帝益怒命再考訊淑相謂韜實主
使帝乃降韜俸一級斥淑相爲民而慰諭言甚至初
加太子太保進少傳兼太子太傅其年十二月遂兼
武英殿大學士入參機務明年扈蹕謁陵還駐沙河
行宮言危中失火延及郭勛李時帳帝付言題奏本
凡六亦被焚言當獨疏引罪而與勛等合疏帝責之
言惶恐乞罷帝諭令改圖毋爲怠放始言自諫官受
知未嘗一忤至是始被責焉時李時雖爲首輔政多

自言出至顧畀臣入侍先達且年長頗欲有所可否言意不悅畀臣遂不敢與爭其冬時卒言爲首輔十八年以祇薦皇天上帝冊表加少師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明世人臣無有加上柱國者言所自擬也未幾奄躍承天帝謁顯陵畢禮部再請表賀言謂當俟還京日行之帝乃報罷而意大不懌及禮官再請帝曰禮樂自天子出亦不爲害其令表賀帝自是不悅言矣先是帝將南巡冊立皇太子命言及畀臣愼選宮僚言等所選多私人時議譁然暨還京給事中周珫等上言侍讀屠應埈華察侍講胡經兵部郎中薛

僑吏部主事史際皆不恊與論帝納其言命察僑際罷守本官四月帝幸大峪山言進居守勅稍遲帝責讓言懼請罪帝大怒曰言自卑官朕令手敕諭意俾贊郊議遂挼擢至此敢乃爾怠慢耶昨進密疏既不用賜章其并歷歲所降手勅悉行納還痛自省改勉供職業言益懼疏謝且請免追銀章手勅爲子孫百世榮詞甚哀切帝怒不解疑言毀損令禮部追取削少師勳階以少保尚書大學士致仕言乃以手勅四百餘并銀章上之居數日帝怒解命止言行復以少傅太子太傅入直言疏謝帝悅戒勵之言再疏謝謂

自處不敢後於他人一志孤立爲衆所忌帝復不悅
被詰責言惶恐引罪乃已未幾雷震奉先殿召言及
閣臣不時至帝復詰讓令禮部劾之言等請罪帝曰
朕每寬言過非爲言也爲大臣義重也言乃傲慢成
性何以表率百僚閣臣亦相效尤耶明年六月還所
追銀章御書尋以陝西奏捷復少師太子太師進吏
部尚書華盖殿又以江淮賊平璽書奨勵賜金幣兼
支大學士俸是時閣臣已没翟鑾再入恂恂若屬吏
然不敢少齟齬而霍韜入掌詹事府數修怨以郭勛
與言有隙結勛助已三人日相搆有訓導蕭時芳者

奏言三人皆中興元佐同功一體而心迹未協非國
家之福宜召賜杯酒以釋其釁語多不經御史舒鵬
翼亦言比者災異頻仍邊隅告警所賴以輔相匡贊
者二三大臣也今顧私相攻訐以報纖介疑有小人
引類諭訛煽禍其間此臣之所大恐也帝怒下時芳
詔獄鵬翼亦鐫秩謫外既而韜物故言勛交惡自若
又明年四月九廟災言方以疾在告自陳乞罷不允
言本無疾以無子故多擁姬妾為歡娛故時時以疾
請急至八月昭聖太后崩詔問太子服制言報疏多
譌字帝切責言言謝罪且乞還家治疾帝益怒令以

少保尚書大學士致仕言本無去意聞命甚窘上御
邊十四策嘗帝帝曰言既縕忠謀何堅自愛負朕眷
倚姑不問且祈言撰青詞及他文㝡當帝意及將出
都詣西苑齋宮叩首謝帝聞而憐之特賜酒饌俾還
私第治疾俟後命而郭勛以言官多論劾亦引疾在
告京山侯崔元新有寵得入直內苑忌勛帝從容問
元曰言勛皆朕股肱今相妬何也元不敢對帝問言
疾欲歸歸當在何時元曰俟聖誕後始敢請又問勛
何疾元曰勛實無疾言歸即出耳帝頷之言官知帝
眷言惡勛因重劾勛帝怒削勛同事王廷相籍給事

中高時者言所厚也盡發勛貪縱不法十數事勛遂下獄十月詔復言少傅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疾愈入直言雖在告然閣事多取裁於治郭勛獄排根批柢悉其指授明年三月一品九年滿遣中使賜銀幣寶鈔羊酒内饌盡復其官階璽書獎美賜宴禮部尚書侍郎都御史陪侍當是時帝雖優禮言然恩眷已不如前先是慈慶慈寧兩宮宴駕勛請改其一居太子言不可與帝意合至是帝猝問太子當何居言忘前語對如勛指帝不悅帝又疑言官劾勛出言風指及建大享殿命中官高忠監視言不進

勑稿入直西苑諸臣帝皆令乘馬又賜香葉束髮巾用皮帛爲履言謂非人臣法服不受又獨乘腰輿帝積数憾欲去言而嚴嵩復間之嵩初與言同在禮部事言甚謹言入閣援嵩自代視之猶門下客也言既失帝意而嵩日以柔佞取寵亦潛造陶仲文第謀代言言知而甚愠諷言官屢劾嵩帝方嚮嵩不聽也然兩人遂有郄六月朔嵩因燕見頓首雨泣愬言見凌狀帝使悉陳言罪嵩因振暴其短帝大怒因手勑禮部歴数言罪且曰郭勛已下獄猶千羅百織言官爲朝廷耳目專聽受主使逆君沽譽傾人取位朕不早

朝言亦不入閣軍國重事取裁私家王言要密視等戲玩此大事言官不聞一言徒知欺謗君上弄法舞文致鬼神皆怒雨甚傷禾部臣其以此諭宣布中外言大懼請罪居十餘日獻帝諱辰猶召言入拜候直西苑言因謝恩乞骸骨語極哀切疏留八日下手勑曰屬當日食過分正坐下慢上之咎其落言職閒住又自引三失布告天下於是御史僑佑給事中沈良才等皆具疏請罪帝大怒令所司考覈言官貶黜十三人而高時以受言指使謫邊遠其留者亦停俸於是嚴嵩遂代言入閣矣言久貴用事家富厚所居多

高貴雕題廣池曲榭姬侍樂部極海內之選服御膳羞皆備珍異其始海內士大夫意其復用悶遺接踵久之漸稀簡監司府縣吏酬荅皆不如初言居恒邑邑不樂遇元旦聖壽必上表賀稱草土臣帝憐之明年冬稍復尚書大學士至二十四年帝漸覺嚴嵩貪恣復思言遣官賚勅召還盡復少師諸官階亦加嵩少師意若與言並者言自是愈驕凡所批荅畧不顧嵩嵩亦噤不敢出一語所引用私人爲言斥逐亦不敢救然銜之次骨而言以前遭廢棄嵩務張權快私憤文選郎高簡之戍唐龍許成名崔桐王用賓黃佐

之罷王杲王暐孫繼曾之獄皆言主之貴州巡撫王學益山東巡撫何鰲爲言官論劾輒擬旨遠訊非君間不鮮由是朝士畏言仄目而言亦愈自得最後御史陳其學以鹽法事劾崔元及錦衣都督陸炳言擬旨令陳狀皆造言請死厚有所遺炳至長跪然後得解以是二人與嵩比共謀搆言萬端言未之悟也帝數使小豎詣言所言奴視之其詣嵩嵩必延坐親納金錢袖中以故日譽嵩而短言言進青詞又往往失帝旨帝益厭之江都人蘇綱者言繼妻父也雅善陝西總督曾銑銑方請復河套綱爲通於言言喜功名

信銑可倚寄疏薦銑言羣臣無如銑忠者帝意不謂善也姑聽言所爲言遂擬優旨奬銑者再銑喜益銳意出師帝怒降旨詰責語甚厲嵩揣知帝意遂力言河套不可復語侵言言始大懼謝罪且自辨帝責言强君脅衆嵩復騰疏攻言言言亦力辨而帝怒已不可解二十七年正月盡奪言官階令以尚書致仕猶無意殺之也會有蜚語流聞禁中謂言去時有怨謗語而嵩復代仇鸞草奏訐言納銑金交關爲奸利事連蘇綱遂下銑綱詔獄嵩與陸炳崔元合謀坐銑交結近侍律斬遣官校逮言言抵通州聞銑所坐大驚墮

車白噫吾死矣再疏訟寃極斥嵩靜言庸違似共工謙恭下士似王莽奸巧弄權父子專政似司馬懿在內諸臣受其牢籠知有嵩不知有陛下在外諸臣受其箝制亦知有嵩不知有陛下臣之死生係嵩掌握惟歸命聖慈曲賜保全而已其詞絕痛切帝不省獄成刑部尚書喻茂堅左都御史屠僑等擬議責議能條以上帝不從奪法司俸其年十月竟棄言市年六十七妻流廣西從子主事克承從孫尚寶丞朝慶削籍為民言豪邁有俊才縱橫辯博人莫能屈既受特眷揣帝意不欲臣下黨比雷同遂日與諸議禮貴人

競以示孤立帝以爲不黨益厚遇之馴至大用憑寵肆傲威福自由帝寢不能堪呵叱去留無復待大臣禮言亦不以爲恥及再入政府益放恣度前此與已角者皆不勝已怨嵩不爲防卒被構陷身首橫分天下雖以此惡嵩亦謂言小有才適殺其軀也隆慶初復官賜祭葬謚文愍言始無子有賤妾任身妻輒嫁之言死始迎妾所生子歸未幾病死言後竟絶

顧鼎臣字九和崑山人舉弘治十八年進士第一授修撰正德初與修孝宗實録進侍講遷左諭德世宗立直講經筵謝病歸久之還朝嘉靖六年擢翰林學

士直講如故嘗進講范浚心箴帝說爲之注因撰敬一箴復注程子視聽言動四箴時帝頗好學以臣講洪範稱旨命之尊講已寒月當停帝以未終篇特命毋輟且免臣朝參未幾進詹事賜金綺臣由是蒙帝眷而給事中劉世揚李仁乃劾臣汙佞不足以當眷注帝怒下世揚等獄臣不自安求退且救言官帝溫旨慰留世揚等亦得薄譴十年拜禮部右侍郎帝好長生術時於內殿設齋醮臣因進步虛詞七章且言七日奏進青詞尤宜虔肅列上壇中應行五事帝大喜優詔褒答悉從之自是詞臣纂效

爭用青詞結主知矣明年命教習庶吉士故事教習必用二人至是止用畀臣以示優異尋改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日講教習如故帝既正文廟祀典畀臣因言四配並有功後世今顏思孟三氏子孫已授五經博士曾子不應獨遺帝立報許又明年帝御經筵畀臣當直講而適疾不赴內閣張孚敬等以屬學士廖道南蔡昂皆辭以他故孚敬等劾之帝怒謫道南昂外任畀臣停俸半年大同軍變孚敬力主用兵畀臣疏言非計帝深納之十三年孟冬享廟充期命畀侄疾侍郎霍韜攝事士人有期功之服當辭乃上言

臣等考之古禮諸侯絶期大夫降今之公卿即古諸
侯而猶有期服非禮也請得預吉事毋避章下禮部
尚書夏言極詆其非乃已尋進禮部尚書仍掌府事
十四年京師淫雨壞軍民廬舍兩畿及山東河南陝
西浙江湖廣亦告水災鼎臣備陳其狀請勅所司巡
行郡邑賑饑弭盜掩骼埋胔皆報可始鼎臣爲諭德
時憫鄉郡賦重役繁民不堪命因條列革獘四事以
請章下所司不爲理及鼎臣爲學士又以爲言帝以
責巡撫毛思義會思義罷官繼者玩愒如故至是鼎
臣復懇請幷松江常州杭州湖州嘉興諸府詔巡撫

官專責之知府有怠玩者劾治於是巡撫歐陽鐸與
積州知府王儀悉心釐正賦役爲平㽞臣力也嘗曰
是法行吾家增賦且千石爲百貧家家減十石矣其
立心平恕如此以重書累朝寶訓實錄加太子太保
其明年以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參機務是時李
時爲首輔戞言次之未幾時卒言當國嵩恣甚㽞臣
委蛇其間充位而已十八年加少保太子太傅改武
英殿大學士帝將南巡立皇太子命言麾行㽞臣輔
太子監國所以委任甚至刑部主事陸崑者㽞臣門
生也吏部侍郎張潮承㽞臣指諷崑爲御史蕭祥曜

所劾潮言用崑非鼎臣意兵部主事馬承學恃鼎臣有聯於衆中自詫必得銓曹臣謂此奔競之士故抑承學而用崑此謗議所由起帝下承學詔獄命潮供職如故鼎臣亦不罪明年病帝頻遣使臨問且賜食物病滿三月當辭俸優詔不許竟卒於位贈太保謚文康始崑山無城鼎臣言於當事城之後倭亂起濱海州縣多殘破崑山獲全鄉人德之請於朝立祠祀焉

呂本字汝立餘姚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十七年南京缺司業本秩未滿不當遷大學士

李時越次用之居七年改右中允掌南京翰林院尋召涖春坊事二十五年主順天鄉試帝性猜忌不欲權歸大臣而本以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命題遂大當帝意明年遷南京祭酒甫抵官召還北監二十八年廷推閣臣本資淺不當預廷臣揣帝嚮本乃列上六人而寘本於末帝果擢本少詹事兼翰林學士與張治入閣參機務先是翟鑾既罷禮部尚書張璧吏部尚書許讚入內閣時帝以齋修居西內命嚴嵩入直供奉青詞嵩自是不復赴閣即於直廬裁決庶政璧讚雖拜命於機務一無所關默默守位至本與治亦

然日坐文淵閣披閱累朝實録而已久之始命與治同入直明年宴進士於禮部本當列四品嵩以本輔臣擬坐三品之末帝特命居尚書都御史下以優異之其秋遂進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三十年以獲賊諜哈舟兒大賚廷臣本亦進禮部尚書兼官直贊如故當是時嵩恣睢貪戾益甚本謹事之不敢少逆其意已而徐階以少保入輔位本上亦謹事嵩然嵩猶數相齮齕惟本得其歡心始終無忤以萬壽節加恩進太子太保改文淵閣大學士三十五年吏部尚書李默下獄命本暫掌部事本知嵩有所不悦於

朝臣乃上言用近人不論賢否專以愛憎爲用舍是
致庶績日隳夫用人在去不肖去不肖必先大臣臣
輒不顧忌諱欲取南北九卿長貳及督撫之不稱者
稍易之以副陛下焦勞圖治之意帝嘉其忠愛許之
本乃列大臣爲三等以嵩私人吳鵬許論趙文華董
份及嵩子世蕃爲一等以楊順鄢懋卿輩爲二等並
議留其三等則戶部侍郎艾稀淳刑部侍郎鄭大同
工部侍郎郭鋆南京吏部尚書楊行中禮部尚書葛
守禮刑部尚書陶尚德河南巡撫張烜南贛巡撫汪
尚寧雲南巡撫霍維岳貴州巡撫張鵶翼及兩京卿

寺五人並議黜帝皆從之又命考察兩京科道凡貶黜三十八人其留者各杖之四十故事大臣去留悉取上裁無有人臣擅黜陟者是時嵩父子及趙文華久爲士論所惡嵩慮有他患欲鋤排異巳以懾衆本遂毅然承其指授亦借以行其私所黜雖多闒冗不稱然凡跡遠不附嵩文華者皆擯斥無遺朝野爲之不平而本以考察有功加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四十年毋喪去位服闋帝不復召廷臣亦無推薦者始本冒李姓至是始復馬萬曆中卒年八十四贈太傅謚文安孫㦛昌吏部員外郎後廷臣爭言本輔相無

狀請追奪其謚爲沈一貫朱賡所庇不果
袁煒字懋中慈谿人嘉靖十七年會試第一殿試第
三授編修煒有文學而性行不羈爲御史包孝所劾
帝宥不罪秩滿進侍讀三十四年母喪除還朝時帝
習長生術於西苑簡詞臣入直煒所撰青詞最稱旨
明年閣臣推用南京翰林掌院以煒方在直擬上修
撰全元立帝以資序特用煒煒疏辭願以故官供奉
帝大喜立擢煒侍講學士甫兩月手詔拜禮部右侍
郎明年加太子賓客兼學士賜一品服三十九年復
以供奉恩加俸二等俄進左侍郎明年二月調吏部

兼管供奉如故踰月代吳山爲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越五日復命入直煒自供奉以後六年中進宮保尚書前未有也七月朔日有食之曆官言食止一分五杪例免救護先是二月日食以微陰不見煒力言不當救護尚書山不從遂得重譴帝聞煒言善之至是煒阿帝意復上疏言臣聞唐行曰日君道也無朏魄之變古之太平日有不食或月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聚其下禦侮而救之或涉交數淺陽盛陰微則不食或德之休明而有小眚焉則天爲之隱雖交而不食此四者皆德教之所由生也陛下以父事天以

凡事日羣陰退伏萬象輝華是以太陽晶明氛祲銷鑠食止一分與不食同臣等不勝欣忭疏入帝益喜其冬遂命以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典機務加太子太保尋以萬壽宮成加少保四十三年萬壽節加恩直贊諸臣進煒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是時煒已得疾明年三月疾篤請假歸道卒贈少師謚文榮煒才思敏捷帝嘗中夜出片紙命撰青詞。中使竚候煒舉筆立成遇中外獻瑞輒極詞頌美帝畜一猫死命儒臣撰詞以醮煒詞有化獅作龍語帝大嘉悅其諂詞媚上多類此以故帝急枋用之

其蒙恩殊特賜賚稠叠他人莫敢望也煒貴倨鮮湙故出徐階門下而以氣凌之直出其上與階同總裁承天大志諸學士呈稿煒竄改殆盡不以讓階諸學士不平階曰任之而已自負能文見他人所作稍不當意輒肆詆誚閣館士出其門者斥辱尤不堪以故人皆畏而惡之自嘉靖中年帝專事焚修詞臣率棄本業供奉青詞其工者立超擢卒至入閣時謂之青詞宰相

論曰世宗既酷好諛佞一時宰輔耑取容悅時變以依違持祿要言以建白逢時其後毀銖之重率由科

熙承恩青詞之號貽玷綸扉雖以臣稱有才量未免率先希寵爭相效尤至如呂本黨奸以固位袁煒諂上而作威竊勿論思又焉用彼爲哉且諸臣之中言尤悻悻始矯亢以爭權終恣睢而賈禍徒以事由嚴氏故世多憫惜之考厥從來固言有以自取之也

唐龍 子汝楫　周用　聞淵
李默　萬鏜　胡松
宋景　屠僑　周延
潘恩　張永明

唐龍字虞佐蘭谿人受學於同縣章懋學行有聞登正德三年進士除郯城知縣縣當孔道荒歉甚龍拊循抑擾民用不困大盜劉六等起龍繕城練士治戰具待之賊攻城不利奔馬頭砦龍追擊斬二百餘級既而賊步騎二萬復至乘其未定奮擊之復斬首百

餘賊怒糾諸部兵號三萬直薄城下龍發砲斃其驍騎六十餘人賊遂遁以功加俸二等龍初至縣倉庫惟銀數兩麥數斛龍節嗇措置居數年積粟麥二萬八千石銀三千兩餘父喪服除徵授御史出按雲南叅將盧和者嬖臣錢寧義父也以大辟繫獄寧爲奏辨下鎮巡覆勘會審錄官出都寧又屬之且遺書於龍龍裂而不視曰和詐爲耳已審錄官果欲出和爲龍所持竟正其罪土官鳳朝明坐死革職於制不得襲寧受賄屬鎮巡湔其罪且予襲龍又力持不可寧乃集雲南人在都者具詞保舉而矯旨許之龍復抗

疏駁正事竟得寢再按江西承宸濠亂後撫綏凋獘疏請張忠許泰班師力趣其行脫民湯火三司官從宸濠叛者猶偃然居位龍召而數之曰脅從罔治謂凡民耳若輩讀書食祿何可靦顏乃爾立收其印綬及代還江西人若失慈母擢陝西提學副使遷山西按察使驛中作徒數十百人噪而逋有司當以越獄罪龍曰此胥靡豈獄囚耶薄責其爲首者而悉縱遣之俾輸雇直徒感泣輸無後期召爲太僕卿嘉靖七年改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諸府淮西民養官馬及種牛歲饑多負又有備用馬歲入南太

僕犍牛乳牛歲供南兵部皆積為民累龍請俟豐年
責負而牛馬輸部寺者輸其直壽州正陽關榷稅通
泰二州屯田租及漕卒舡料皆人所患苦并奏罷之
召拜左副都御史歷吏部左右侍郎十年陝西大饑
吉囊擁衆臨邊延綏告警詔進龍兵部尚書總制三
邊軍務兼理賑濟齎帑金三十萬以行龍奏行捄荒
十四事簡卒伍飭戎器明賞罰常如敵至時吉囊居
套中西抵賀蘭山限以黃河不得渡至是用牛皮為
渾脫浮渡得入山後而俺荅亦自豐州引兵入套類
歲為患龍調度得宜寧夏總兵官王効延綏副總兵

梁寨前後敗賊於鎮遠關於乾溝於安定龍於是屢被獎賚十四年召為刑部尚書大猾劉東山搆陷建昌侯張延齡興大獄延齡故帝所惡人莫敢直吏坐獄不窮竟去者數十人龍獨執正其罪無所憚大禮大獄及諸建言獲罪者廷臣屢請寬不能得會九廟成覃恩龍錄上充軍應赦者百四十人率得宥所不原惟豐熙楊慎王元正馬錄呂經馮恩劉濟邵經邦而已考尚書六年滿加太子少保以母老乞歸侍養居六年言者交薦起南京刑部尚書就改吏部二十四年正月兵部尚書戴金罷召龍代之龍素習邊事

謂敵去來若風雨而我收保恒後時故多亡失乃檄
諸邊修城堡遠斥堠其秋敵果不敢入疏起罪廢及
繫獄諸將之可用者於是故總兵白爵張鳳李朝陽
等皆獲叙復太廟成加太子太保十一月代熊浹為
吏部尚書龍豁達有文武才所居官並著勞績及為
吏部除官兼論資望每事諮於僚佐然年老多疾不
免為司屬所欺明年七月御史陳九德劾前選郎高
簡罔上行私并論龍衰暮乃下簡詔獄龍引疾未報
吏科楊上林徐良輔復論簡三罪劾吏部糾正諸弊
杖簡六十充軍上林良輔以不早言罷職龍黜為民

龍時已有疾輿出國門卒後數年子修撰汝楫疏辨詔復官贈少保謚文襄汝楫素無士行龍既没父事嚴嵩得第一人及第歷左諭德嵩敗奪官

周用字行之吳江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行人正德初擢南京兵科給事中父憂服闋留補禮科已乞南仍改南京兵科帝遣中官劉允迎佛烏斯藏又以中旨除尚書劉愷李浩鴻臚卿張昱少卿魏璄而下還都給事中呂經潘塤官用皆抗章切諫中官黎安鎮江西非法致人於死用請罪之雖言不行時多其直出為廣東參議番禺盜起巡撫分軍為六合而攻之

用領龍門軍破鹽梟等砦十八擒斬九百餘人歷浙江山東副使所部臨清多盜下令同黨相告即貰罪盜相疑不復聚擢福建按察使鎮守中官及司市舶者供億取諸館驛用裁損之改河南右布政使歲大饑詔發帑賑貸用躬行給散侵偽弊絕南陽多滯獄監司不能理用代往讞鞫獄爲之空嘉靖八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用以弭盜當窒其源戒屬吏輕徭賦毋擾民期年盜課衰止召入協理院事歷吏部左右侍郎時起廢六人副使范時儆與焉帝以時儆新罷不當即起嚴旨責吏部尚書汪鋐以新任自解

委罪僚屬乃調用南京刑部十三年遷右都御史歷工刑二部尚書並在南京九廟灾自陳致仕用端亮有節槩既罷中外皆惜之類有推薦久之以工部尚書起督河道數月改漕運未上召拜左都御史大計京官用悉心咨訪去留無私焉二品九年滿加太子少保二十五年代唐龍爲吏部尚書龍在部銓政多下移用力振之旣後侍郎徐階韓邦奇劉儲秀皆賢用推心委信部政稱理明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恭肅曾孫宗建自有傳

聞淵字靜中鄞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授禮部主事正

德初官省諭淵刑部部當失囚郎官當坐時同縣屠滽爲都御史使人謂淵若來吾爲若地淵謝不往揚一清爲吏部諭淵稽勳員外郎歷考功郎中十二年大計羣吏叅議孫清知府張龍坐貪墨當斥尚書陸完受錢寧屬將全之淵執不可竟議黜而寧以中旨留之改掌文選銓敘稱平遷南京右通政嘉靖初擢應天府尹守備中官受民詞率下府屬治淵曰守備安得受民詞幕官安得爲守備議獄悉禁之改尹順天轉太常卿帝齋宿南郊羣校有買者帝命察捕衆大恐然暮夜莫知主名淵入奏請寬之事得寢遷衛

京兵部右侍郎上修省五事攝部事薦武臣馬永等十餘人七年召爲刑部右侍郎尋遷左三品九年滿進南京刑部尚書語曹官曰守備中官受告寄僊刑部權非制也自今民間大事必詣通政司達刑部其餘一切付巡城淵視爰書每至夜分家人請少休曰此疑獄恐少年吏深文入之吾爲之求生不自知疲也就移南京吏部二十一年召爲刑部尚書淵素精法比率諸曹郎日論報十餘事庭無留獄二十六年吏部尚書周用卒以淵代之淵嘆曰使我得先十年居此猶可自効今何時哉淵素與夏言不合及議言

獄淵請言事祇任意跡涉要君請帝自裁决帝大怒
切責淵嚴嵩既殺言勢益橫部權無所不侵與淵齟
齬数以小故奪其俸淵志不得行且年七十矣遂乞
骸骨歸家居十四年而卒淵先累加太子太保及是
贈少保謚莊簡淵況毅有守數歷四十年不渝初節
晚歲見抳權相功名少損焉在南刑部時張璁桂萼
以先爲南刑曹曾題詩於壁屢遣人屬淵勒石後堂
淵曰此尚書堂也法紀在焉吾焉敢以相君今日故
爲節官勒石卒不許其在吏部徐階方爲侍郎前尚
書熊浹唐龍周用皆推讓之淵初至閲諸郎曰本朝

太宰孰賢或曰無如蹇忠定王忠肅淵曰固也然吾聞耿文恪方治事少宰從傍有言文恪曰天子建天官一人耳安得兩天官耶宰正百官耿公近之矣意蓋指階其强毅不撓皆此類也淵去而戶部尚書夏邦謨代爲吏部言者論其不協人望越二年京察畢言官拾遺及邦謨遂予致仕自後終嘉靖世吏部尚書少善去者

李默字時言甌寧人正德十六年進士選庶吉士嘉靖初改戶部主事進兵部員外郎調吏部歷驗封郎中真人邵元節以方術貴幸請封誥默執不予十一

年爲武會試全考官及宴默擯賓席欲坐兵部尚書
王憲上憲劾其不遜謫寧國同知累遷浙江左布政
使二十七年入爲太常卿掌南京國子監博士等官
得選科道自默發之歷吏部左右侍郎三十年遂代
夏邦謨爲尚書自正德初焦芳張綵以後吏部無侍
郎拜尚書者默出帝特簡蓋異數也時嚴嵩方竊政
擅黜陟權默獨持己意無所狥嵩銜之會推遼東巡
撫默列布政使張臬謝存儒以上帝問嵩嵩力言維
舉失當帝怒奪默職爲民時嵩掌銓僅兆月帝未嘗有
意棄之明年吏部尚書萬鏜罷遂特旨復用默已命

入直西內賜直廬許苑中乘馬尋以遣鎮奏功加恩
廷臣進默太子少保未幾復命兼翰林學士給事中
梁夢龍嘗劾默狥私帝慰留默而責夢龍其眷遇如
此大計羣吏默戒門下毋納賓客雖同直大臣亦不
得燕見嵩甚恨工部侍郎趙文華視師還朝凌侮公
卿人莫敢抗默獨盛氣折之總督楊宜罷嵩文華欲
用胡宗憲默復推王誥代兩人恨滋甚初文華爲帝
言餘倭無幾行當殲而巡按御史周如斗以官軍敗
狀聞帝深疑文華言不實数詰問嵩文華聞而大懼
謀所以自觧稔帝喜告訐會默部試選人策問言漢

武唐憲以英睿興盛業晚節任用匪人而敗遂奏默誹謗且言殘寇不難滅以督撫非人轉至敗衂由默恨臣劾其同鄉張經思為報復故臣論曹邦輔即嫉給事夏栻孫濬媒孽臣延今半載驅事日非昨推總督又不用宗憲而用王誥然則東南塗炭何時而解陛下宵旰之憂何時而釋也默罪廢之餘陛下洗瘢錄用不思奉公憂國乃懷奸非上如此臣誠不勝憤昧死以聞帝大怒下禮部及法司議奏言默偏執自用失大臣體策問所引漢唐事尤非所宜言帝責禮部尚書王用賓等黨護各奪俸三月而下默詔獄考

訊刑部尚書何鰲遂引子罵父律絞帝曰律不著臣罵君謂必無也今有之其加等斬錮於獄默竟瘐死時三十五年二月也默博雅有才辨以氣自豪初同考試得陸炳爲門生後炳貴盛力推轂默故由外吏驟顯及兩秉銓衡皆出帝特簡以故意有所恃而不附嚴氏凡有銓除毅然與嵩爭可否意氣甚壯然性褊淺好用愛憎爲軒輊又頗私鄉舊以恩威自歸由是士論亦不甚附之然默既得罪繼之者吳鵬歐陽必進畢謫垢濁惟視嵩父子意指不啻若隸役而吏部之權盡失矣隆慶中復官予祭葬萬曆中賜謚文

愍

萬鏜字仕鳴進賢人父福進士金華知府鏜舉弘治末進士正德中由刑部主事累遷吏部文選郎中司署火與同官皆下獄輸贖還職歷太常大理少卿世宗嗣位以鏜嘗貽書知縣劉源清令預防宸濠賚金幣尋遷順天府尹上言恤民隱五事文言舊制當優免者不及田稅近役賦繁重奸人多投充陵墳海戶非止免丁並且除稅致偏累良民逃徙殆盡乞嚴禁絕已艾請蠲惜薪司積逋夫價多報可累遷右副都御史歷兵部右侍郎右都御史皆在南京嘉靖廿一

年冬彗星見詔百官陳時政缺失鍾應詔陳定國是先實務廣矜宥公推薦審黜陟通壅政裕遺儲正憲體八事其言定國是謂人邪正相懸而形迹易混其大較有四蓋人主所取於下者曰任怨曰任事曰恭順曰無私而邪臣之恣强戾好紛更巧逢迎肆攻訐者其迹似之人主所惡於下者曰避事曰沽名曰朋黨曰矯激而正臣之守成法恤公議體羣情規君失者其迹似之察之不精則邪正倒置而國是亂矣此不可不慎也言先實務謂治天下貴實不貴文今陛下議禮制度考文至明備矣而於理財用人安民講

武之道或有缺焉顧輟聲容之繁飾略太平之美觀而專從事於實用斯治天下之道得矣至於廣衿宥則言大禮大獄得罪諸臣幽錮已久乞量加寬錄語多中帝諱帝大怒斥為民令吏部錮勿用家居十年言官屢推薦輙報罷既而同年生嚴嵩柄政援引之二十二年春湖廣蜡爾山蠻叛起鏜副都御史相機撫勦山畧湖廣貴州間廣袤數百里諸苗盤踞久所謂土事又率與賊表裏鏜至辰州知用兵不易納鎮溪土指揮田應朝策以千百户四人為質誘致其黨龍求兒龍母叟而督兵破其酋黨龍七郎等條上善

後屯事帝咸報可乃召鏜還而安置求兒等於遼東鏜聞命未赴銅平酋龍子賢復叛於是南京御史繆文龍言此苗屢撫輙叛本不可撫鏜誤聽土官之誘以我王臣四人易彼二酋既至則罪之而置質者度外致釁叢怨怒盡殺所掠幸質者未死乃多用金幣贖之鏜庸鄙無謀取侮小醜勦撫兼失罪將安逃詔下撫按官勘覆歸罪於叅將李經事乃觧鏜得爲兵部侍郎遷南京刑禮二部尚書三十年召掌刑部俄代李默爲吏部尚書明年以推用戶部尚書韓士英不當停俸三月又以文選郎白璧贓敗被責伏罪鏜

既爲嵩所引用每事委隨而鏜又頗通餽遺不爲清
議所重故事翰林編檢謁冢宰不敢鈞禮至是薄鏜
始與爲賓主吏部之體統褒焉又明年撫治鄖陽都
御史闕鏜以通政使趙文華名上文華既不樂而給
事中朱伯辰又劾文華諂媚貪黷不宜玷臺憲文華
益恚謀於嵩子世蕃因上言納言之職例不外推鏜
意在出臣又嗾所親伯辰論劾期必去臣而後快且
鏜前爲右都御史中以侍郎起用官三品乃朦朧奏
以二品九年滿得加太子少保又以不得一品面謾
腹誹無大臣禮帝怒遂與朱伯辰並黜爲民久之卒

隆慶初復官贈太子太保從子潮浩皆進士潮浩副
都御史浩南京禮部右侍郎
胡松字汝茂滁人幼嗜學嘗輯古名臣章奏慨然有
用世志舉嘉靖八年進士知東平州境有劇盜設方
略捕斬之民賴以安再遷南京禮部郎中歷山西提
學副使三十年秋上邊務十二事謂去秋俺荅既掠
興嵐即傳箭徵兵尅期深入大同守臣皆稔聞之而
巡撫史道總兵官王陞等備禦無素待其擁兵壓境
始以求貢上聞又還其間使陰致賂遺令勿侵已分
地冀嫁禍他境今日山西之禍實大同貽之宜亟寘

重典以厲諸鎮大同自兵變以來壯士多逬漠北轉爲寇用今宜招之使歸有携畜產器械來者聽自有之更給牛種費優復数年如是則我捐金十萬可得壯士二萬拊而用之皆勁旅也孰與棄之以資强敵哉大同最當敵衝爲鎮巡者較諸邊獨難今宜不拘資格精擇其人豐其祿廩使得召收猛士畜養健丁而又久其期非十年不得代彼知不可驟遷必不爲苟且旦夕之計而邊圉自固又必寬其文網非大干憲典言官毋得輕劾以撓其成功此今日要務也至於用間之道兵家所貴今賊諜獲於山西者已數卅

以他鎮類是故我之虛實賊無不知今宜厚養死士潛縱遣之得間則斬其名王酋長及諸用事貴人否亦可覘其強弱虛實而陰為之備又冠貪而好利我誠不愛金帛東賂黃毛三衛以牽其左西收亦不剌遺種予之善地以綴其右使之首尾掣曳自相狼顧則我可以起乘其敝坐收全勝矣其他修障塞謹華教利器械清耗蠹嚴備禦核屯戍預積儲撫瘡痍諸事咸切邊計疏入帝嘉其忠懇進秩左參政始松疏主當事者已惡其侵官及得旨還擢益忌之不畀以兵柄止令於三關聽用欲牽制之以敗其事及明年

冦復大入抵太原給事中馮良知遂劾松建言罔實曽無寸功紀功科道官張堯年王珩劾總兵官張達等並論松虛議無補遂斥爲民家居十餘年言者屢薦輙報罷至三十五年以趙文華言始起陜西叅政分守平凉復條上嚴保甲均賦税置常平簡伉健數事三遷江西左布政使四十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時所部多盜其自閩廣流入者又十餘輩州縣多殘破松悉心規畫奏設南昌南豐萬安三營又於守巡官治所各益兵千人使往來策應行保甲於諸縣令互相守望爲官軍聲援乃遣將討捕以次削平

論功進兵部右侍郎巡撫如故時會討廣東巨寇張璉松進駐建昌爲犄角又遣兵援閩共破倭於平海兩賜銀幣居三年召理部事進左侍郎改吏部還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四十五年代郭朴爲吏部尚書奏言舉劾之典官方攸繫撫按狥私市德每舉無慮數十人虛譽浮詞往往失實其所劾者如犯贓宜遠治僅擬降調罷軟貪殘宜罷閒僅擬改教夫薦人不當其功則人有倖心罰人不正其罪則人無惴志且巡撫歲終例有冊第屬吏賢否今皆寢閣臣部無所據以議黜陟乞明旨申飭罪其欺玩者帝嘉納之

松潔已好修富於經術當時政污濁皎然無染譬有聲望晚主銓柄士類咸悦松以部多積弊銳志振之拔淹滯破資格鉅細躬親不假椽吏吏無所售姦竟以勞得疾卒贈太子少保謚恭肅同時又有胡松者字茂卿績溪人由進士歷御史累官工部尚書時嚴嵩方用事而伊王恣欲拓其洛陽府第計直十萬金以十二賕嵩期必得松摭祖制爭且言國用方絀乃止俺荅入寇仇鸞以邊衆入衛得幸欲悉召其衆實京師移武庫仗於營便給誧松言邊兵外也而內之武庫仗內也而外之非所以重肘腋杜微慎防也孰

弗許壽引疾歸居家以孝友稱

宋景字以賢奉新人弘治末進士知睢州約己愛民以廉辨稱正德五年入爲河南道御史故事知州無改御史者劉瑾創之也瑾誅景引疾去家居七年提學僉事田汝耔薦起之景亦不赴嘉靖三年以巡撫盛應期薦補浙江僉事甫數月聞母病復棄官歸母卒哀毀絕勺水者五日服除進山西副使汾州介休饑民聚爲盜殺守禦指揮勢寖盛景率兵討捕樹幟軍中下令曰民被脅者赴此即貰死賊望見咸投戈歸命乃擒其魁斬之撫其餘黨一境以安預平青羊

山賊及改潞州爲府設平順縣景經理之績爲多四遷山西左布政使太原地瘠賦繁民多逃徙所遺田賦皆責之見戶景請召人佃墾而輕其賦且定九則徵派民賴其利再遷南京右副都御史總督糧儲召爲左副都御史遷刑部左侍郎歷南京吏工二部尚書改兵部參贊機務奏裁守備參隨私人免馬快舡幫役汰革冗費省公私錢六十餘萬二十五年入代周用爲左都御史景練達國體而志行剛方不通私請以人望召用搢紳方倚之爲重會計吏景盡心簡別以勞致疾卒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謚莊靖

居儁字安卿吏部尚書瀟再從子也登正德六年進士授御史巡視居庸諸關武宗遣中官李嵩等捕虎豹儁言外寇方迫不宜撤兵衛以逐獸且虎豹猛噬必生致之當有受其害者陛下奈何樂細娛而輕民命況居庸東北寢陵在焉徒旅馳逐恐有震驚非聖心之所安也時帝稀視朝朝或侵暮儁偕同官疏諫皆不報出按江西寧王宸濠憚之使浙江鎮守中官畢真送以重幣儁拒不納比至與巡撫孫燧計將剪其爪牙會遭父憂去世宗立起故官奸黨張銳張雄等十九人繫獄法司擬重辟帝意欲寬之疏久不出

僑偕同官執爭言此必司禮蕭敬張佐輩陰爲之地欲盜弄陛下威福事繫治亂安危不可不早決帝乃下法司疏令覆訊主事羅洪載下詔獄抗章救之僑爲御史十餘年不當調知府會當事有嫌之者乃出爲保定知府副總兵陳謹素縱畏僑方嚴偵御史張恂行部至嗾軍士千餘人鼓譟入署訴僑不給餉恂諭之不散謹至一麾而退事聞命按問乃謫僑延平而謹亦落職四遷福建左布政使入覲不攜一物由是所部屬吏無敢以苞苴至京師者入爲光祿卿遷大理進刑部右侍郎嘉靖十八年雷震奉先殿自陳

免居二年言官會薦起故官遷左歷兩京刑部尚書二十六年代王以旂爲左都御史俺荅犯京師帝欲戮兵部尚書丁汝夔以僑等議緩杖之四十降俸五等再加至太子太保僑敭歷中外咸著聲績及長臺端屬嚴嵩竊柄時政汚濁不能行其志然自守素嚴至職所得行亦不肯骫骳以故在事八年而謗議不及卒贈少保謚簡肅弟倬從子大山皆進士倬福建副使大山兵部侍郎

周延字南喬吉水人嘉靖二年進士觀政刑部與里中同年生共貲一馬更迭出入尚書林俊聞之詫曰

今進士乃乘馬耶何汰也然延於同輩中最號簡朴聞俊言益勵操行除潛江知縣改新會擢兵科給事中時議新建伯王守仁罪將奪其爵延抗疏為之訟坐謫太倉州判官歷南京吏部郎中出為廣東參政撫安南征黎寇皆預有功三遷廣東左布政使採珠中官嚴憚之不敢肆暴二十六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靖海寇林成之亂進兵部右侍郎提督兩廣軍務奏禁番舶交市革瓊州萬石諸驛以省繁費踰年召為刑部左侍郎歷南京右都御史吏兵二部尚書尋代屠僑為左都御史三十七年帝用給事中徐

浦議令廷臣及督撫各舉遺才於是故侍郎郭宗皐
都御史曹邦輔吳嶽祭酒鄒守益修撰羅洪先御史
吳悌方涯主事唐樞叅政周大禮曹亨叅議劉志知
府黄華在舉中皆人望也御史羅廷唯駁之曰浦疏
本言遺才而今廷臣有以清修苦節實學懿行舉者
他日復起必不置之戎馬縱横之地去初議遠矣況
又有夤緣進者是假明詔以闢倖門也臣以爲果負
遺才即當拔擢如其非也俱宜姑寢以俟别用帝深
納其言責吏部濫舉命與都察院更議延與尚書吳
鵬等言所舉皆出公論未嘗有私帝終不悅切責延

等而舉者悉報罷先時海內名賢多一斥不復召及是舉上朝望方忻然冀復用而廷唯以片言阻之天下莫不悵恨延顏面寒峭居官方峻砥節奉公雖權臣盜柄政以賄成而延守其介特皭然不緇居臺端七年卒贈太子太保諡簡肅

潘恩字子仁上海人甫六歲能辨四聲登嘉靖二年進士授祁州知州調繁鈞州鈞㣲王封國也宗戚豪悍聞恩至皆斂跡州人爲建祠配祀公孫僑黃霸轉衛京刑部員外郎遷廣西提學僉事靖江王禁護衛子弟毋就試勒賄乃許恩移牒長史將上聞王懼乃

止署按察司事有大猾匿王所捕之急王不得已出之僉憾恩誣以他事按問無實得免再遷山東副使監御試都御史葉經以試録忤旨并恩逮下詔獄謫廣東河源典史量移贑州推官父喪除補福州入爲南京太僕丞累遷浙江左叅政按部海鹽倭寇猝至圍城數匝城中無見兵恩與叅將湯克寬僉事姜廷頤協力禦之寇乃退三遷浙江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徽王載埨貪虐與按臣共劾之王遂奪國伊王典楧驕横其暴踰於徽恩一切裁之河南民素苦藩府自恩至制兩悍王民頼無患進刑部右

侍郎擢南京工部尚書三十九年召拜刑部尚書南京督儲副都御史章煥言中原妖言煩興盜賊蠭起其患甚於東倭北虜因條列八策而疏首有經畧中原語帝銜之雲南巡撫副都御史游居敬以閩警擅徵發帝惡其擾民並逮下獄欲置重辟恩爲辨析皆得減死戍還明年左都御史周延卒以歐陽必進代之甫閱月必進還吏部即以恩代恩列上振憲紀四事已又言今進士習尚日汙未仕則嵩務紛華已仕則黷貨羅法網宜勅令痛加懲戒咸報可是時嚴嵩猶柄國恩素以禮法自持嵩亦不能撓也又明年次子

允端第進士除刑部主事吏部尚書郭朴恩與河南試所舉士也乃調允端禮科給事中張益遂劾允端奔競恩瀕變朴狥私恩䟽辨求去帝以父子不宜同任法曹故朴爲調用令朴供事如故以恩年老令致仕而改允端南京工部恩有器量其爲外吏竿牘不達京師立朝能守正既退猶日事詩書萬曆初賜存問卒年八十七贈太子少保謚恭定允端仕至布政使長子允哲亦登進士仕至提學副使
張永明字鍾誠烏程人嘉靖十四年進士除蕪湖知縣獻皇后梓宫南祔所過設帳殿冶金爲供器贈遺

諸閣宦費不貲求明垔江岸佛金爲殿供器飾箔金財用大省尋擢南京刑科給事中二十年寇入掠大同山西總督樊繼祖巡撫史道陳講等不能禦求明偕同官論其罪明年劾兵部尚書張瓚黷貨悞國又偕同官王暑等劾大學士嚴嵩及子世蕃貪污狀已又劾南京祭酒龔用卿閣葺已又劾兵部尚書戴金爲御史巡鹽時增餘鹽羨銀阻壞邊計疏雖不盡行中外憚之出爲江西參議遷雲南副使沐氏以上公世鎮驕甚兩司率以月朔謁其祖廟求明至始與僚長約罷不行累遷山西左布政使三十八年以右副

都御史巡撫河南周府故有校卒六百人後有司從
民便徵僱直輸之久而輸後期王欲役民如故永明
執不可乃已伊王典楧恣横永明首發其惡王後竟
伏辜時帝好祥瑞撫臣希寵者爭有所獻汝寧獲白
鹿或請上之永明謝曰吾不能遺後世嗤四十年遷
南京刑部右侍郎未上改吏部進左侍郎明年拜刑
部尚書居數月代潘恩爲左都御史條上飭勵撫按
六事御史王廷聘自巡按浙江代歸道出湘潭慢知
縣陳安安怒發其裝得所遺金銀貨幣廷聘皇恐遜
謝乃復還之永明聞劾罷廷聘浙江叅政劉應箕先

爲廷聘論罷至是見廷聘敗摭其陰事自辨求明惡之劾應箕亦斥故事京官考滿自翰林外皆報名都察院修庭謁禮後吏部郎侍其權力多不循舊制自郎中張濂廢報名至陸光祖又廢廷謁求明不能平榜示令遵故事而郎中胡汝桂至院恣睢如故求明備列儀節奏聞帝爲詔諸司遵守至是郎中羅良當考滿先詣求明邸約免報名廷謁乃過院否即止不來求明怒疏言此禮行之百年非臣所能損益且卿貳大臣考滿詣吏部與堂官相見訖即詣四司門揖司官揖南面答揖夫卿貳致敬於司屬司屬乃不循

禮於憲臣是尊卑易置而部院異體也良輕薄無狀
當罷九卿擇司屬亦非禮當改正良疏辨奪俸二月
詔禮部會禮科議之奏言永明議是自今吏部郎其
承舊制九卿翰林官擇四司當罷詔可永明素清謹
其爲總憲在嚴嵩罷相之後以振飭綱維爲己任朝
論甚重之自與吏部郎忤汝桂所善給事中魏時亮
遂誣劾之永明力求去詔許馳驛歸明年卒贈太子
少保謚莊僖

論曰明制六官並建而以都御史綱維之故澄肅官
方維秉銓與總憲之職爲重國初嘗特慎其選非其

人莫之授也至嘉靖中季以後政在權臣居是位者惟奉身寡過而已奚足以語先朝名碩之風烈哉如唐龍諸人始未嘗不表表當世也逮於晚節聲績或損焉而且有濡跡嬰禍身名俱隕者豈非時爲之耶嗚乎士大夫周旋於權奸之際甚哉其難之也